

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

陈果安 著

凡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

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

前 言

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金圣叹可称得上“横空而出”、“雄视一代”：他评点、刊刻的《水浒传》和《西厢记》，三百年间曾使一切旧本湮没无闻而成为社会上唯一流行的版本；“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王应奎《柳南随笔》）；“今人只知有金圣叹《水浒》评本，前乎此有叶文通则无闻矣”（俞樾《茶香室续钞》）；人称“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能令千古才人心死”（李渔《闲情偶寄》）；金之后，效金评书者蜂起，形成明清小说评点的一大奇观，而最终却没人与之比肩；即便是金未来及完成评点的“六才子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意象”。然而，太多的争议也随之而来，“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咒之，以其人不可方物也”（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叙》）。首先，是金的恃才傲物怪诞不羁为当时士林所侧目；金评《水浒》、《西厢》难逃“诲淫”、“诲盗”之罪名。后来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金的评点又被斥为“八股文法”被简单否定；再后来，金又被扣上“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还有太多的问题有待研究。

关于金圣叹，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在我看来，金独特的人格、金的才子书评点，人们对金或对金评点的争论，都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且极有意义。但本书还是自觉地把自已的研究限定在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上。我认为，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的小说理论，把他的小说理论清理一遍，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一些。另外，我对金的小说理论感兴趣，还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审美心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和小说理论完全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它和西方的小说创作小说理论最终是殊途同归而表现出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民族的特色始终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当代文坛风起云涌潮起又潮落，但无论怎样地“新潮”、“现代”、“先锋”，最终仍归复于民族文化传统。一个真正有审美知觉的民族，在美的表述上是会创造和承继一定的民族形式的。我相信通过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本书试图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探究，想在揭示它与西方小说理论共同之处的同时，也关注民族审美的心理与特点。本书第一章、第二章，是为研究金圣叹小说理论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中间第三章至第十七章，则是运用现代小说理论从16个方面由整而分地研究了金圣叹小说理论所达到的广度、深度、内在联系及科学性；第十八章，则简要评述了金32处值得注意的具有民族特色而又无法纳入前面专题的小说美学思想。至于金圣叹的为人，金对《水浒》的评改，我在第一章、第二章中也表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金圣叹其人	(1)
一 金之生平	(1)
二 金之个性	(5)
三 金之著述	(10)
四 “爱国志士”辨	(13)
五 “封建政权叛逆”辨	(17)
六 “杰出启蒙思想家”辨	(20)
七 金之人生理想	(27)
八 金之著书情结	(30)
九 金庄严肃穆的一面	(32)
第二章 金圣叹对《水浒》的评改	(34)
一 金评《水浒》之时间	(34)
二 金腰斩《水浒》之疑案	(37)
三 金腰斩《水浒》之功过	(41)
四 金评《水浒》之政治倾向	(45)
五 金评《水浒》之特点	(56)

六	金评《水浒》之意义	(60)
第三章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体系	(63)
一	金提出的小说理论	(64)
二	金批评的方法	(72)
三	金创立小说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条件	(77)
第四章	金圣叹的小说观	(82)
一	金超越李贽的地方	(82)
二	金对小说艺术的感受	(88)
三	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	(94)
四	金论小说本质	(98)
第五章	金圣叹的性格说	(104)
一	作为小说的一个审美范畴	(104)
二	金对“性格”本质的认识	(106)
三	金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	(111)
四	金的典型化理论	(113)
第六章	金圣叹论次要人物的塑造	(117)
一	金论次要人物的作用	(117)
二	金评次要人物的着眼点	(122)
三	金论次要人物的刻划	(127)
第七章	金圣叹的情节理论	(131)
一	金对情节的界定	(131)
二	金论情节美	(133)
三	金论情节与性格的关系	(136)

第八章	金圣叹的闲笔论·····	(138)
一	关于非情节因素的一个重要概念·····	(138)
二	金论散落故事情节之外的非情节因素·····	(140)
三	金论潜隐故事情节之内的非情节因素·····	(142)
四	金论闲笔的审美功用·····	(144)
第九章	金圣叹论环境描写·····	(149)
一	金所理解的环境·····	(149)
二	金对景物描写的要求·····	(153)
三	金对景物描写的艺术分析·····	(156)
第十章	金圣叹对《水浒》文本的解析·····	(160)
一	金对情节结构的解析·····	(160)
二	金对“主题”结构的解析·····	(164)
三	金对意义层面的解析·····	(168)
第十一章	金圣叹的艺术想象论·····	(171)
一	金论艺术想象的虚构性与真实性·····	(171)
二	金论艺术想象的审美性及那辗·····	(174)
三	金论艺术想象的性格逻辑与角色体验·····	(177)
四	金论艺术想象的因果逻辑·····	(181)
五	金论艺术想象的社会性和创造性·····	(183)
第十二章	金圣叹的小说技法论·····	(187)
一	“八股文法”辨·····	(187)
二	“零散琐碎”辨·····	(190)
三	金批技法之特色·····	(193)

第十三章 金圣叹论细节描写·····	(197)
一 金论细节描写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197)
二 金论善小必为和恶小不为·····	(201)
三 金论细节描写的分寸·····	(204)
四 金论细节描写要纳入整体艺术构思·····	(206)
第十四章 金圣叹的叙事学理论·····	(211)
一 金论叙述的美学意义·····	(211)
二 金论叙述视角·····	(214)
三 金论叙事结构·····	(217)
四 金论叙事节奏·····	(220)
第十五章 金圣叹的“圣境”、“神境”、“化境”说·····	(225)
一 金论小说表达的第一种境界·····	(225)
二 金论小说表达的第二种境界·····	(227)
三 金论小说表达的第三种境界·····	(229)
第十六章 金圣叹论小说语言·····	(232)
一 金对小说语言的重视·····	(232)
二 金论小说语言的形象性·····	(234)
三 金对小说语言的要求·····	(237)
四 金论小说语言的形式美·····	(240)
第十七章 金圣叹的小说阅读论·····	(243)
一 金评《水浒》的导读特色·····	(243)
二 金标举的小说阅读·····	(245)
三 金论小说阅读的审美心理·····	(247)

四	金标举的阅读方法	(252)
五	金小说阅读论的意义	(256)

第十八章	金批小说技法钩沉	(260)
一	“人有其形状”	(260)
二	“人有其声口”	(263)
三	“同而不同有辨”	(268)
四	“写鲁达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	(271)
五	“李逵也有轻轻之日”	(274)
六	“涓滴不饮与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	(276)
七	“传武松后定少不得花荣”	(278)
八	“写禅杖不必写到定是赢”	(279)
九	“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	(282)
十	“相准而立”	(283)
十一	“相形对写”	(284)
十二	“事为文料”	(287)
十三	“不辞险道”	(289)
十四	“相犯相避”	(291)
十五	“那辗”	(293)
十六	“曲折”	(296)
十七	“节节生奇，层层追险”	(298)
十八	“月度回廊”	(302)
十九	“鸾胶续弦”	(304)
二十	“涉笔成趣”	(306)
二十一	“羯鼓解秽”	(311)
二十二	“弄引獭尾”	(313)
二十三	“草蛇灰线”	(316)
二十四	“部法”	(318)

二十五	“章法”	(320)
二十六	“笔法”	(323)
二十七	“三段文字，凡作三样笔法”	(325)
二十八	“随手小文皆有次第”	(326)
二十九	“只一看必分作两番写来”	(327)
三十	“不完句法”	(328)
三十一	“文生情情生文”	(330)
三十二	“将有字衬出无字”	(331)
主要参考书目		(334)
后记		(335)

第一章

金圣叹其人

研究金圣叹小说理论,人们多从论定其人入手。本书也援例,在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之为人作一点探究。

一 金之生平

金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他的生年无明确记载,但依据有关资料可推算得知。他为好友嵇永仁作的《葭秋堂诗序》云:“同学弟金人瑞顿首:弟年五十有三矣。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弟自端午之日,收拾残破数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章,付诸剞劂,行就竣矣。”他评点的唐人七律,于顺治年间刊行,书名为《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其卷一有《自序》:“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卷十有金雍跋:“顺治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说唐人七言律诗竟,男雍释弓笔受并补注。”由这些资料可知,金在三小女草屋中整理唐人七律是顺治十七年,其时“五十有三”,往上推算,当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

金的父亲,可能是没有功名的中小地主,家境尚可,有田产、仆人、丫环,金诗《效李義山绝句》有“忽逢租户饷蛭蟞”之句,可知其家收租。另据金《讹传境哥被虏》、《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外甥七日》等诗,可知他有兄、弟、妹,但不知何故,他十多岁时竟“眷属凋丧,独为至多”(《水浒》第48回夹)。据金《念舍弟》一诗:“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一自爷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前朝略续游仙梦,此后相思知不知?”可知其幼年生活比较优裕。又据其《病妇》诗:“妇病连年月,襟裾不复全。降严随子女,背眼弃钗钿。昼鼠骄游枕,春虫化出奁。呦呦听不得,一笑当相怜。”可知他30岁之后家境已趋贫困。^①

金七八岁读书识字,10岁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11岁,因时时有小病,经常告假出塾,得读《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水浒·序三》)^②。以后在塾攻“四书”,暇时读得《会真记》、《西厢记》。金15岁读杜诗,醉心其间,金昌在《叙第四才子书》中曾说:“唱经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

金聪颖绝世,才气超群,很早就考中了秀才,但他对进一步的功名似乎不感兴趣,曾游戏科场。大致在20岁前后,金完婚,生有一子三女。此后10年,金文名渐盛,其狂放之行亦多为。他曾与友人戴云叶、魏良辅等热衷于降神活动。他自称女仙陈夫人附体,用扶乩的方式与各界人物笔谈。金30岁以后,贫困有加,时以授馆为生计,但仍博览群书,精研庄、易、佛典,衡文评书,以《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水浒》、《西厢记》为天下六才子书,并于唱经堂上设座讲学,听者为之倾倒。顺治十八年,金因参与苏州哭

^① 本节所述,我参阅了严云受先生的《金圣叹事迹系年》,严文载《文史》(京)1988年总29期。

^② 《水浒·序一》、《水浒·序二》、《水浒·序三》,以下均简称为《序一》、《序二》、《序三》,不再特别说明。

庙抗粮事件被清统治者杀害,死时 54 岁。

以上行迹虽简略,但还依稀可辨。涉及到金之姓、名、字号、籍贯,则歧说纷纭。

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痛史》本《哭庙纪略》云:“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金人瑞名。”

《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云:“金圣叹,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张人瑞名。”

无名氏《辛丑纪闻》云:“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

王应奎《柳南随笔》云:“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

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云:“金人瑞,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客复问‘圣叹’二字何义。曰:‘予名喟,圣叹即喟然叹之意。《论语》中有二喟然叹,在颜渊为叹圣,在曾点则为圣叹。春风沂水,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诸多记载的分歧是:(1)金是否易过姓?(2)是否有“喟”之名?(3)“圣叹”是字是号?含义为何?(4)“人瑞”之名何时所起?(5)金之籍贯当在何处?

金是否易过姓?陈登原先生在 30 年代作《金圣叹传》就曾指出,其族兄为金昌,可见其本姓金。今人陈洪先生作《金圣叹传论》,又提出四条证据:(1)钱谦益与金交往并非草草,其《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有云:“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仆,今九年矣……仆所凭者,金生采。”(2)金

雍所辑圣叹尺牍《鱼庭闻贯》，每则之后有金雍所加小注，由小注中的称谓可知其“叔祖”、“家叔”皆金氏一族。(3)《苏州府志》、《吴县志》于金姓氏并无异词。(4)举凡康熙年间之笔记杂谈，皆直书金圣叹或金人瑞，并无张姓之说。

据陈洪先生考证，“金喟”之说，起于晚清，清中叶之前，特别是金亲朋友好的著述中，无“金喟”之说。至于“圣叹”和“人瑞”，并非廖燕所言是“鼎革后绝意仕进”的更改，“人瑞”之名为黜革生员后再度应试时所改。查《吴县志》，境内有两座“人瑞坊”，均为明后期彰显百岁老人而立，故知此名为临场应试随意而起，甚至带有几分游戏的味道；“圣叹”则是金二三十岁时所起的号，金诗《赠顾君猷》有“圣叹端坐束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之句，《水浒·序一》有“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之说，从中可知金以“圣叹”为号并非鼎革之后所为。陈洪先生指出，金圣叹名采，字若采，二三十岁间别号圣叹，又因科考而更名人瑞，“张姓”、“名喟”、“字圣叹”、“鼎革更名”均系讹传。陈辨之凿凿可信。

金之籍贯，清人记载也有歧异，廖燕《金圣叹先生传》称之为“吴县诸生”；《哭庙纪略》称之为“长洲人”；归庄《诛邪鬼》称“苏州有金圣叹”；吴翌凤《东斋脞语》称“金圣叹居憩桥巷”。细加揆度，他早年当生活于长洲乡村，大约中年以后迁往苏州城西。《水浒·序三》有云：“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金诗《新晴上午踽踽无侣独坐舍边小桥看天四垂》有句云：“新晴万物毕畅，旷野四天尽低。岂惟同袍不见，方且我情亦移。”可证他早年生活在长洲乡间。长洲本自吴县划分而置，金后来补吴庠生，故廖燕称他为“吴县诸生”。

二 金之个性

在封建正统文人的眼里,金是一个狂狷之士,是一个不安本分不走正途的旁门左道。除了评点《水浒》、《西厢》,主要涉及以下行事:

(一)游戏科场

金年青时游戏科场,敝屣功名。《辛丑纪闻》称:“岁试之文,怪诞不经。”《哭庙纪略》云:“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王应奎《柳南随笔》:“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金利用所居之地为长洲、吴县交界处,可以“为郡县生不常”,又采用更名的方法,有意“补而旋弃,弃而旋补”。至于他如何为“怪诞之文”的,茂苑采衡子《虫鸣漫录》卷二云:“性滑稽,善诙谐。自言人生惟新婚及入泮二者最为乐。然妻不能屡取,无如何。入泮,屡黜而屡售也。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辄被黜,复更名入泮,如是者数矣。司训者恶之,促令面课。命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见希’文。金于后比起曰:‘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对曰:‘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学博见之,亦无如何。”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云:“人瑞为文,怪诞不中程法。补博士弟子员,会岁试,以‘如此则动心否乎’命题,其篇末有云:‘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字。学使怪而诘之,人瑞曰:‘只注重四十不三字耳。’越岁再试,题为‘孟子将朝王’,人瑞不着一字,第于卷之四隅书四‘吁’字,曰:

‘七篇中言孟子者，倭指难数。前乎此题者，已有四十‘孟子’，是‘孟子’二字不必作也。至云‘朝王’，则如见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皆朝王耳，是‘朝王’二字亦不必作也。题五字中，只有‘将’字可作。宗师不见演剧者乎？王将视朝，先有内侍四，左右立而发呼声，此实注重将字之微意也。’”

金拿八股文开玩笑，被黜而不以为意，蔡丐因记其被黜后言行说：“……以是每被黜，笑谓人曰：‘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客问‘自由身’三字出何书，曰：‘酒边多见自由身，张籍诗也；忙闲皆是自由身，司空图诗也；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诗也；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诗也；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子诗也。’”拿科场开玩笑，金是千载第一人，这给人留下了极难忘的印象。

(二)扶乩降神

金二十多岁有过一段降神显异的惊世骇俗之举。钱牧斋《初学记》卷四十三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

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叶，今九年矣……所凭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

天启丁卯，为天启七年，金 20 岁，他托言慈月宫陈夫人附体。崇祯八年，他 28 岁，与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牧斋）进行了一次形式特异的“仙坛倡和”。这次“倡和”在金的诗文中无载，钱牧斋《初学记》中四次提及，《列朝诗集小传》两见。据钱的和诗、诗序和诗后小注，金先后写了一首七言古风、一首七律，还有若干散句，而钱则报以倡和之作十首，《记》一篇。从钱的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1）金称附体的是女仙慈月夫人，慈月夫人是天台宗祖师智者门下智朗，归慈月宫仙位后，智者大师佛驾亲临宫中，点破因缘，嘱其以

仙佛双重身份降世行法，“以教药疗禅病，护持正法”；(2)自称为智者大师高足转世；(3)称牧斋为东晋高僧慧远后身；(4)“倡和”中多涉佛教，且对朝政有微词；(5)金降神中着力于表现自己的诗才和佛学修养，“降乩赋诗，劝勉薰修，不可胜记”（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钱称陈夫人“妙达三乘，博通外典，微词奥义，尽般若之笙簧；绮句名章，总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诸真，与杨、许相酬问者，犹不敢窥其藩落，而况神君、紫姑之流乎？”^①

金与钱的“仙坛倡和”使他名声大振。《柳南随笔》云：“圣叹自为魔所凭，下笔益机辩澜翻，常有神助。”后世因此附会出不少“神话”。清人杨保同的《金圣叹轶事》云：“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圣叹虔祀文昌，或亦此欤？又传：圣叹生时，其母梦紫衣人抱小儿置其怀，一惊而寤，遂生圣叹。故又谓梦中之紫衣人，为文昌帝君。”孙文王《新义卷》卷五十七引《景船斋杂说》云：“圣叹前身，为杭州昭庆寺僧。死后，朱眉方梦圣叹谓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尝游欢爱河中，故有是劫。今晚矣！当为邓尉山神。’”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二十：“金圣叹为灵物所凭，或云狐也。”总之，金称神附体的活动，荒诞不经而又惊世骇俗，也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三）恃才傲物

大约 30 岁前后，金兴趣转向创立和宣讲自己的学说。其讲学也极有个性，廖燕《金圣叹先生传》称：“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前人所未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于所居贯华堂（应为唱经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座下缙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

^① 本处所述，我援引了陈洪先生的研究成果，陈洪先生的《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尤喜讲易乾坤两卦，多至十万余言。”尤侗《艮斋杂说》云：“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缙流从者甚众。”邱苇璠《菽园赘谈》说：“圣叹惊世嫉俗，然遇理所不可之事，则亦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金的朋友徐增则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叙》中称：“圣叹至人无我，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婆娑起舞，遇婴儿则啼笑宛然。”

金纵情纵性，俯视一切，再加上一个“食狗肉”的细节，更显狂放不羁。其实，“狂放不羁”属实，“每食狗肉”未然。《水浒》第3回写鲁智深下山到小酒店喝酒：“猛闻得一阵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时，只见墙边砂锅里煮着一只狗在那里。智深道：‘你家见有狗肉，如何不卖给俺吃？’庄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金在下面批了一句：“相传有此言，而实非也。”鲁智深是小说人物，本来就是虚构的，何来“相传”之批？仔细揆度，指的应是“每吃狗肉”的事，看来本无此事，而是他人的一种传言而已。

（四）蔑视钱财

金30岁前后，家境日趋贫困。金昌《才子书小引》云：“夫唱经室中书，凡涉其手者，实皆世人之并未得见者也……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读第六才子书法》十四，金亦自云：“苦因丧乱，家贫无费。”但金并不看重钱财。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云：

（圣叹）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一月，已挥霍殆尽。乃语